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Nicholas Onuf與Friedrich Kratochwil的社會理論、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理論連結之比較分析

The Linkages of Social Theo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icholas Onu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doi:10.30390/ISC.201506_54(2).0001

問題與研究, 54(2), 2015

Issues & Studies, 54(2), 2015

作者/Author：莫大華(Ta-Hua Mo)

頁數/Page：1-3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6_54\(2\).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6_54(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Nicholas Onuf 與 Friedrich Kratochwil 的社會理論、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理論 連結之比較分析*

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要探究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學術貢獻與影響，實有必要回歸到其肇始之初的系絡，即是 Nicholas Onuf 與 Friedrich Kratochwil 的學術生涯發展之中，由於 Onuf 和 Kratochwil 所受的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學術訓練，致使他們致力於以社會理論連結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也就是肇始於他們兩人的此連結當中，進而逐漸擴展成為國際關係重要的理論或研究途徑。

本文的主旨在比較分析 Onuf 與 Kratochwil 的社會理論（建構主義）在連結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學理論的方式，以理解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社會理論意涵，而能探索 Onuf 和 Kratochwil 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連結及貢獻。首先，以 Onuf 訪台的三場演講呈現此連結為其學術的志業；其次，比較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理論觀點差異，以顯示 Onuf 和 Kratochwil 兩人的相近與 Wendt 相異；第三，論述兩人在促進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貢獻，以說明建構主義理論成為國際關係與國際法重要理論的原因；第四，比較兩人在國際法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之間的差異，藉以說明兩者的建構主義理論化過程並未以批判的方式思考其法律的意涵，而是假定了既有體制的正當性。第五，比較兩人在社會理論的差異，藉以理解兩人的建構主義社會理論內容；第六，比較兩人的建構主義哲學基礎差異，探索兩人運用建構主義理論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差異的關鍵；第七，以整體比較兩人之間的連結差異；第八，就兩人與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連結，提出其所受到的批評與影響。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建構主義、國際法、社會理論、後設理論

* * *

* 本文曾接受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 (NSC 102-2410-H-606-004)，特此致謝。

所有的國際關係理論都是以行為主體性、過程與社會結構之間關係的各種社會理論為基礎。社會理論並未決定國際理論化的內容，但它們的確構成所要詢問的世界政治問題及所要回答問題的途徑。

-Alexander Wendt-^①

Kratochwil 和 Onuf 各自尋追求其連結國際關係、社會理論與國際法的路徑時，他們總是清楚地表達規則與實踐的不同見解，但這差異經常不被所了解……。

-Oliver Kessler et al.-^②

壹、前言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始於 1980 年代，研究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學者，常將 Nicholas G. Onuf、Friedrich V. Kratochwil 與 Alexander Wendt 視為是此理論發展的三位重要學者。就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而言，這三人的地位或許可以稱為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三傑。由於國內國際關係學者多以 Wendt 為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而忽略 Onuf 和 Kratochwil。2010 年 11 月，Onuf 應邀來台，期間在政治大學及中興大學發表演說與指導年輕學者；而且邀訪 Friedrich Kratochwil 的計畫也正在進行，這可以說是國內研究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一件大事，使原先聚焦於 Wendt 的研究方向能稍微關注 Onuf 與 Kratochwil 的建構主義觀點。^③隨著 Onuf 訪台和 Kratochwil 計畫訪台，實有必要理解 Onuf 和 Kratochwil 的建構主義理論與貢獻，藉以呈現他們學術生涯中致力於結合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努力。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肇始是國際法學者尋求突破既有的國際法實證法學理論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而來，Onuf 和 Kratochwil 的 1989 年著作引進建構主義理論，認為規則與規範界定了行為者的認同，行為者因而接納與內化規則與規範，這是不同於國際法實證法學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主張。Onuf 和 Kratochwil 是以國際法作為其發展建構主義的基礎，Wendt 則是以社會（心理）學為基礎，逐漸發展出各具不同哲學基礎的建構主義。Onuf 和 Kratochwil 是後實證主義論者或非實證主義論者，Onuf 偏好康德式建構主義而 Kratochwil 則是實用主義；Wendt 是科學實存論。Onuf 和 Kratochwil 強調規範取向（norm-oriented），而 Wendt 則強調認同取向（identity-

註①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 422.

註② Oliver Kessler, Rodney Bruce Hall, Cecelia Lynch, and Nicholas Onuf, "Introduction," in Oliver Kessler et al.,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3.

註③ 尤其國內學界似乎只關注 Alexander Wendt 的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oriented)。三人是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異同，呈現出建構主義內部並非是定於一尊的理論，反而是差異甚大的理論。爲人所忽略的是，研究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學者常忽略了建構主義學者中有許多是出身於國際法訓練的學者，以 Onuf 爲例，他的學術著作都強調國際關係與其歷史根源（國際法與法學理論）的關聯。^④ Onuf 與 Kratochwil 的學術背景及其理論觀點是截然不同於 Wendt，學者常常比較三者的理論基礎與觀點，以呈現三者的異同。^⑤由於 Onuf 和 Kratochwil 所受的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學術訓練，致使他們致力於以社會理論連結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也就是肇始於他們兩人的此連結當中，進而逐漸擴展成爲國際關係重要的理論或研究途徑。兩人也就深受國際關係學界敬重與推崇，遂在兩人陸續退休之後，重新出版或集輯其舊作出版，彰顯兩人在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共同領域（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LIR, IL-IR 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Law, IRIL, IR-IL）的學術貢獻。

換言之，要探究建構主義理論的學術貢獻與影響，實有必要回歸到其肇始之初的系絡，即是 Onuf 與 Kratochwil 的學術生涯發展之中，他們以社會理論觀點探索建構主義，以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Onuf 就曾經指出大多數學者對建構主義的歷史所知不多，甚至使用此詞背叛了它在 1980 年代社會理論的原意與影響，他以此提供實證主義社會學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道路，或是跨越兩者隔閡的橋樑。^⑥甚至，Kratochwil 原是從 David Hume 的經驗質疑主義探索語言在社會生活的角色與社會世界的被建構特質與歷史性。^⑦這說明了要理解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就必須了解此點，也就能知道爲什麼他們主張建構主義是研究社會關係的研究方法或途徑了。

在 Onuf 蒞台的三場演講中，以及 Onuf 與 Kratochwil 近年重新集輯出版的著作之中，皆能發現他們的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理論研究是不同於傳統的研究方式。例如 Onuf 在 *Internal Legal Theory* 一書第二篇共計九章就以社會理論及語言轉向探討國際法理論。^⑧ Kratochwil 在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書中以社會理論探討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知識論問題。^⑨也在 *The Status of Law in World Society* 書中以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觀

註④ Marlene Wind, "Nicholas G. Onuf: the Rules of Anarchy,"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255.

註⑤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爲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5 月），頁 111~148；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Onuf, and Kratochwil,"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 Next Genera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pp. 54~75.

註⑥ Nicholas Onuf, "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onald J. Puchala, ed.,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essing an Academic Fiel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2), p. 126.

註⑦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Inquiries into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

註⑧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New York: Routledge-Cavendish, 2008), pp. 197~314.

註⑨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點分析國際法實踐的問題，以打破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之間的界線。^⑩簡言之，探索 Onuf 與 Kratochwil 的建構主義觀點就必須將之放置於其以社會理論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系絡內理解，也就更能顯示建構主義的社會理論本質，而非單純的國際關係理論本質。他們的建構主義是藉由規則及規範（廣義的國際法）在國際關係的實務運作，使國際關係學者與國際法學者理解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之間共同構成（co-constitutive）關係，這也是說明了 Onuf 與 Kratochwil 的學術貢獻不僅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也在國際法學理論研究。

本文的研究主旨在比較分析 Onuf 與 Kratochwil 的社會理論（建構主義）在連結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學理論的方式，以理解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社會理論意涵，而能探索 Onuf 和 Kratochwil 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連結及貢獻。全文主要以七個部分論述，第壹部分以 Onuf 訪台的三場演講呈現此連結為其學術的志業；第貳部分比較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理論觀點差異，以顯示 Onuf 和 Kratochwil 兩人的相近與 Wendt 相異；第參部分論述兩人在促進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貢獻，以說明建構主義理論成為國際關係與國際法重要理論的原因；第肆、第伍、第陸部分及第柒部分論述兩人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理論、社會理論、哲學基礎及建構主義連結等面向的差異，藉以全面性理解兩人的建構主義理論；第捌部分論述兩人在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上受到的批評與影響，以顯示兩人的重要性。

貳、Onuf 蒞台演講的重要內容簡述

2010 年 11 月，Nicholas G. Onuf 應邀來台，期間在政治大學及中興大學發表演說與指導年輕學者，在各校發表三場演說，題目皆分別為 *Constructivisms in Action*、*IR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Genealogy of a Rocky Relationship*，以及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Vocation: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in the Fields*，^⑪多數與會學者多聚焦於其對建構主義的觀點，個人則訝異於他對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之間的關係，因為個人閱讀相關資料及其若干資料，始終認為他是一位從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國際法學者，他的建構主義理論是在國際法的系絡內發展而來的，是著重在以規則（rules）建立國際的法律秩序（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⑫尤其是國際關係與國際法兩學科嘗試

註⑩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Status of Law In World Society: Meditations on the Role an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註⑪ 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陳至潔助理研究員（現已在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任職副教授）邀請與提供 Onuf 演說初稿，三場題目為“Constructivisms in Ac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Vocation: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in the Field”與“IR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Genealogy of a Rocky Relationship”。

註⑫ 當然，這觀點主要是受到 Marlene Wind 的影響。Marlene Wind, “Nicholas G. Onuf: the Rules of Anarchy,”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54–282.

建立科際整合學科的系絡，^⑬或是國際關係與國際法共同領域的系絡，他展現出從國際關係理論理解國際法的理論意圖，建構主義也就成爲他連結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的理論工具了。

Onuf 在 *Constructivisms in Action* 的演說中，強調建構主義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廣泛的理論架構。建構主義有不同的型式有多樣的研究方法，並以自己、Kratochwil、Wendt 與 Peter Katzenstein 爲例，指出不同建構主義類型的哲學立場，他與 Kratochwil 是後實證主義論者，他是康德式的建構主義論者，Kratochwil 是實用主義，Wendt 是科學實存論者，Katzenstein 是實存論的實證主義論者。由於哲學立場的不同，建構主義論者的理論關切也就不同，Wendt 聚焦於國家如同是行爲主體與系統結構，國家與國際體系是確存在。Kratochwil 關切行爲主體的言行及怎麼處理規則。他自己聚焦於直接可確認的規則及其在表述的 (performative) 言說行爲的起源。Katzenstein 則聚焦於以規範作爲適當行爲與身分標籤的指標。每一類型只能藉由概念釐清與經驗研究評鑑來表達其所有處理的謎題 (puzzles)，能否解答，端賴其所接受的哲學立場而定。^⑭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Vocation: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in the Fields 的演講，則是他以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爲志業的反思，即是將國際關係視爲是複雜的社會現象，致力於理解世界運作的方式或過程。他指出他原是自由制度主義論者，後來擁抱哲學上的語言轉向而變成建構主義論者，主要是對於國際關係「科學」的不同觀點，也就是前者承諾於可靠知識的累積而帶來進步的社會變遷，後者質疑自由主義的價值觀 (liberal values) 與實證主義的科學主張。這是由於社會理論的革命蔓延到國際關係的結果，學者爭論知識的基礎、強烈攻擊國際關係以科學爲志業。大多數年輕的建構主義學者遵循 Onuf 與 Kratochwil 強調規則與規範在社會安排 (arrangements) 的重要性，但卻偏好 Wendt 的知識論與認同體觀點。最後，更認爲國際關係是一套有關於「現代性」(modernity) 問題的一個層面。^⑮

從 Onuf 來台三場演講其中的 *IR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Genealogy of a Rocky Relationship* 約略知悉 Onuf 的觀點，即使這篇是匆促寫下的短文。^⑯他在簡述其求學生涯中，就顯示出他對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間的興趣，但誠如他所言，「國際關係理論本身就是夠難的，運用理論連結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甚至是更難的，尤其國際法律家與國際政治現實論者各自爲政。」他也說他與 Kratochwil 都是長期對國際法有學術興趣的人，他們採取後現代 (主義) 運動的語言轉向而撰寫 1989 年的代表著作，他強

註^⑬ Jutta Brunnée and Stephen J. Toope, ed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註^⑭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s in Action," speech draft delivered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November 4, 2010.

註^⑮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Vocation: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in the Field," speech draft delivered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November 4, 2010.

註^⑯ Onuf 是以條列段落方式呈現，或許這只是他初步的綱要，但是在他口述演說中，也是沒有進一步的詳細說明。

調表述言說、規則、社會實踐及統治型式間的連結，Kratochwil 則強調規則在論證與論述上的運用。Wendt 並未採取語言轉向，也沒有國際法的背景。他認為大多年輕的建構主義學者是自由制度主義論者，但並不完全了解自由制度主義。他們拒絕早期自由制度主義強調的正式規則（法律）而偏好非正式規則（規範），聚焦於集體認同與文化，卻不關切行為主體與認同之間的關係。¹⁷清楚地道出這三位建構主義的基本差異，這常常是研究建構主義學者所關注的議題之一，顯示出建構主義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從這三場演講中，Onuf 清晰地呈現其學術生涯中致力於以社會理論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志業，致使個人嘗試探索 Onuf 和 Kratochwil 藉由社會理論連結國際關係與關係法的學術志業。在此之前，先行比較 Onuf 和 Kratochwil 與 Wendt 運用社會理論作為發展建構主義理論的差異，以呈現 Onuf 和 Kratochwil 的相近性，尤其是在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連結。

參、建構主義三學者的比較分析

Onuf 引用哲學「建構主義」一詞進入國際關係理論，¹⁸ Kratochwil 確立建構主義的基本觀點，Wendt 則促使建構主義成為流行時尚的理論。即使三位都是以社會理論論述建構主義，但三者之中，由於 Onuf 和 Kratochwil 以較為哲學的方式探討建構主義，較聚焦於規則與規範，並關注言語行動理論，Wendt 是實證主義、自然主義，聚焦於認同與利益，且關注量子意識理論。尤其是近年，Kratochwil 以實用主義作為其知識論基礎，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知識成長之相互主觀性；¹⁹ Wendt 更以量子社會科學理論顯現其建構主義的心物二元論，為其科學實存論的知識論基礎辯護，這已經超越了國際關係學者所能理解的範圍。²⁰簡言之，三者仍是以抽象的理論概念為基礎，並沒有以經驗研究為其發展理論的依據。

因此，學者多以比較分析三人的哲學觀點為主，許多學者更嘗試比較三者理論觀點的異同，例如 Maja Zehfuss 在一篇論文中，以「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的概念化呈現三者的差異，Onuf 與 Kratochwil 是不同於 Wendt，前兩者強調語言的重要性。Wendt 認為人類行為意義的相互主體系統是來自姿態的對話 (conversation of gestures)，Onuf 與 Kratochwil 則認為是由言語行動所建立並由規範予以制度化；即使

註¹⁷ Nicholas Onuf, "IR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Genealogy of a Rocky Relationship," speech draft delivered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November 3, 2010.

註¹⁸ 學界多以 Onuf 於 1989 年出版的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為濫觴，但 Onuf 說在 1987 年發表在 *Human Development* 期刊的 *Rules in Moral Development* 一文就使用此詞了。Nicholas Onuf, "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26.

註¹⁹ 莫大華，「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分析」，*政治科學論叢*，第 49 期（2011 年 9 月），頁 75-124。

註²⁰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判」，*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29-58。

後來 Wendt 也探討規範的議題，但其觀點（關於行為的集體期待）是不同於 Onuf 與 Kratochwil；Kratochwil 也藉由文化連結規範與認同，但其歷史焦點是不同於 Wendt 的規範觀點。^① Onuf 探討認同也是不同於 Wendt，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活動，依說話的主體（speaking subjects）而定，沒有語言也就沒有活動是完全社會性的。語言與說話（speak）造就了（個人的）認同，藉由自我思考或說話而產生自我，並且藉由其他人的質詢（interpellation）而自我存在。^② 後來 Zehfuss 又以建構真實（reality）的政治性呈現三人的異同，她認為 Onuf 強調語言論述的重要性，Kratochwil 強調國內政治爭論的規範層面，Wendt 則是強調行為者認同的改變，三者都假定了物質世界是獨立於社會世界之外而存在的，物質世界與社會世界則藉由行為者的相互主觀性而建構真實。^③ Zehfuss 更以後結構主義論者 Jacques Derrida 的觀點批評三者都因主張「物質領域的再呈現是獨立存在」（an existence independent of representations for the material realm），^④ 而未能達成各自的理論目的，Wendt 未能注意語言論述與國內事務，Kratochwil 則忽略規範的政治性與多重性，Onuf 忽略物質世界的相互主觀存在。最後她認為三者的建構主義在建構真實時，都是政治性的，限制了其批判思考的空間。^⑤

Steve Smith 以三者的社會理論區別出，Onuf 和 Kratochwil 以語言建構的社會世界是不同於 Wendt 的社會世界，他們兩人的社會理論注重理解而 Wendt 的社會理論則是注重解釋，關切因果分析而構成分析則是次要的。^⑥ M. A. Mugtadar Khan 以方法論立場區別三者，Onuf 與 Kratochwil 較少的實證主義與結構主義，在知識論上偏好詮釋主義，更感興趣於社會理論，甚至是哲學家而非國際關係學者；Wendt 則是偏好結構主義與實證主義，尤其在對於結構與行為主體的關係上，他是偏向結構，並以社會結構構成行為主體的認同，而不是像 Onuf 與 Kratochwil 主張結構與行為主體的相互關係。^⑦

莫大華曾比較分析三人的知識論與方法論差異，並藉由座標圖的方式呈現三人的相對位置。Wendt 是以科學實存論作為結合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橋樑，Onuf 和 Kratochwil 則是堅持後實證主義的觀點，科學理論無法解釋社會真實，而是必須以相互主觀的詮釋，才能獲得知識。^⑧ 袁易藉由重新閱讀三人的成名代表著作，藉由三人的

註①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Onuf, and Kratochwil," pp. 54-75.

註② Nicholas Onuf, "Parsing Personal Identity: Self, Other, Agent," in Francois Debrix, ed.,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6-49.

註③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④ Ibid., p. 35.

註⑤ Ibid., pp. 261-262.

註⑥ Steve Smith,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3 (2000), pp. 390-391; Steve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2), p. 77.

註⑦ M. A. Mugtadar Khan, *Jihad for Jerusalem: Identity and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pp. 7-9.

註⑧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頁 111-148。

反思、比較異同與研究議題和取向，彰顯出三人的學術傳承脈絡，以及呈現社會建構論廣闊的視野。他認為 Onuf 和 Kratochwil 強調語言的構成性功能、國際建制的作用、國際法的實踐作用，透過規則與規範形成重要的聯繫作用；Wendt 則是主張國家身分的多元無政府文化之特徵。²⁹他更指出 (Onuf 和 Kratochwil) 兩人提出了一套相當深奧的理論論述，如果不能掌握這個要領，終將在社會建構論知識論這座高牆外徘徊而不得其門而入。反之，一旦掌握此要領，社會建構論廣闊的視野就自然呈現。³⁰

上述學者對於三人的比較，都是以其成名著作為依據，並未掌握三人其他相關的著作，尤其是 Onuf 和 Kratochwil 的許多著作並未發表於國際關係期刊，而是發表於國際法學期刊。Onuf 和 Kratochwil 接受過國際法學的訓練，也是從關注國際法議題為學術生涯的起點，其建構主義理論觀點的影響與貢獻不僅在國際關係學科，也在國際法學科上，這是 Wendt 所不及的。隨著 Onuf 與 Kratochwil 的其他舊作集輯出版，就更能理解他們的整體建構主義理論了，特別是他們藉由社會理論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遂有學者逐漸關注 Onuf 與 Kratochwil 的不同觀點，加上兩人分別於 2010 年與 2011 年退休，也促使學者注意兩人對建構主義的貢獻，以及關注其國際法學理論。

肆、Onuf 和 Kratochwil 對擴展建構主義的貢獻

Onuf 於 2010 年退休及 Kratochwil 於 2011 年退休，可算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學界的大事。尤其隨著規範取向或規則取向 (norm-oriented or rule-oriented) 建構主義的研究議題受到關注，致使 Onuf 和 Kratochwil 重新引起學者研究其建構主義理論及相關國際規則或規範的觀點，國際關係學界與出版公司分別重新出版兩人的舊書，以及集輯出版舊文，甚至舉辦學術研討會表達其貢獻。

2013 年，Routledge 出版公司將 Onuf 的 1989 年著作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重新出版，³¹另外也將其有關建構主義的論文集輯出版了 *Making Sense, Making Worlds: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³²完整說明了其建構主義理論。從書名即可知道，他延續 1989 年著作的脈絡，而更加確認其意圖藉由建構主義發展社會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其實，2008 年就已經將 Onuf 於 1966 年到 2006 有關國際法學理論的書評文章或專論集輯出版為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一書，³³則

註²⁹ 袁易，「社會建構論：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建構主義世界」，收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1年），頁 359-385。

註³⁰ 同前註，頁 377。

註³¹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該書原由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於 1989 年出版。

註³² Nicholas Onuf, *Making Sense, Making World: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註³³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New York: Routledge-Cavendish, 2008)。

是將其國際法學理論完整地呈現。誠如 Onuf 自己所言：

做為一位理論家，我要盡我所能學習關於其他文明的形而上基礎、社會安排與人類行為主體性概念，而不是我自己文明的，並且藉由詢問語言如何告知不同的文明經驗而這麼做。³⁴

2009 年 2 月，美國 Columbia University 舉辦了一場 Kratochwil 光榮退休的學術研討會，聚集了國際關係學者探討他的理論及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並在 2010 年出版了此場研討會的論文，書名為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³⁵ 2011 年 3 月，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舉辦 Kratochwil 的退休告別會，也是邀集了不同地區的國際關係學者蒞會表達對他的推崇與敬意。³⁶ 2011 年 Routledge 出版公司也將 Kratochwil 的舊文集輯出版為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Inquiries into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自稱是一位在歐洲古典世界與美國現代世界之間遊蕩的人 (wanderer)，其中也包括他在德國大學與美國大學接受教育與教職的不滿及挫折，所以會從德國到美國接受研究所教育，也因為在美國完成博士教育後擔任教職受到的不當對待，而又回到歐洲擔任教職。³⁷但他也提出這樣自問自答的問題：

一個在歐洲與美國、古典與現代兩個世界之間遊蕩的人，在哪裡可以發現一個可以做事的好地方呢？然而，在這兩個世界移動是否就足以理解我們時代的轉型變遷嗎？我總是懷疑。³⁸

無論 Onuf 與 Kratochwil 是如何看待其一生的學術生涯，但兩人對建構主義的發展是有著極大的貢獻，不管是在理論本身或是在理論擴展，沒有他們的貢獻，建構主義就不會受到學者的重視與關注了。

一、Onuf 的貢獻

Onuf 可稱是建構主義之父，並不是因為他引入「建構主義」一詞，而是他對建構主義的研究與擴展有所貢獻。Onuf 於 1994 年轉到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任教，並與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及 University of Miami 的同事及學生組織研究及推廣建構主義的「邁阿密國際關係研究小組」(Miam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註³⁴ Ibid., p. xxiii.

註³⁵ Oliver Kessler, Rodney Bruce Hall, Cecelia Lynch, and Nicholas Onuf,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註³⁶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Fritz: A Farewell Event for Friedrich Kratochwil," <<http://www.eui.eu/Documents/DepartmentsCentres/SPS/ResearchAndTeaching/Workshops/FriedrichKratochwilFarewellMarch2011.pdf>>, 檢索日期：2012 年月 10 月 5 日。

註³⁷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pp. 1~11.

註³⁸ Ibid., p. 11.

Group)，也和 M. E. Sharpe 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在建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系列的建構主義著作，從 1998 年開始出版，議題包括比較政治、外交政策、國際關係、人權、建構主義發展、研究策略與方法，^㉞促進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理解。不僅如此，也釐清建構主義的基本概念與主張。首先，他為釐清建構主義的意涵，1997 年發表了「建構主義論者宣言」(A Constructivist Manifesto)^㉟及 1998 年發表了「建構主義使用手冊」(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㊱使學者更為了解建構主義的基本主張，規則造就了行為主體 (agents)，行為主體造就了規則；人們與社會經由社會規則相互造就。規則建立了統治的條件，國家藉由相互的關係而造就社會。國際無政府 (anarchy) 是一種社會安排 (social arrangement)，各種制度在此安排內被認為是相關聯的，規則是不直接為行為主體進行社會關係的方式負責。其次，社會關係造就了或建構了人們本身歸屬的存在類型，人們的言語行動 (speech act) 造就了世界。2002 年發表的「我們製作的世界：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奇特生涯」(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對於建構主義的發展提出評論，尤其扭曲他的建構主義原意，他並且提出五個理由要在建構主義架構內運作的學者慎重考量，這五個理由也是源自建構主義理論前提而來的持續強項。第一，(人類) 工作或所作所為的隱喻語言 (metaphorical language of work or doing) 的運用；第二，關注社會過程，社會建構是社會過程的元素；第三，規則將原始物質 (raw materials) 轉為資源連結人類需要與目標；第四，物質條件藉由社會過程而重要；第五，方法論的開放性。甚至他認為建構主義並不是典範 (paradigm)，而是拼圖典範 (puzzle paradigm)，是研究任何社會關係世界的方式或架構。^㊲這使得建構主義的適用範圍不僅涵蓋國際關係研究，也涵蓋了國際安全、外交政策、比較政治、國際法等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尤其 1996~2000 年他接任美國國際法學會國際法理論小組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est Group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主席，並擔任該小組 *International*

註^㉞ 計有 Vendulka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Ralph Pettman,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or, 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0);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hmood Monshipouri, Neil Englehart, Andrew J. Nathan, and Kavita Philip, eds., *Constructing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VendulkaK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Daniel M. Green, ed., *Constructiv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Francois Debrix, ed.,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udie Kol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

註^㉟ Nicholas Onuf, "A Constructivist Manifesto," 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A. Denemark,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7), pp. 7~17.

註^㊱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Kubalkova, Nicholas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p. 58~78.

註^㊲ Nicholas Onuf, "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onald J. Puchala, ed.,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19~141.

Legal Theory 期刊的主編，促進學者對於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理論議題的意見交換。他在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Perspectives* 等期刊擔任編輯委員，這都有助於建構主義理論的擴展。

二、Kratochwil 的貢獻

Kratochwil 擔任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編輯則是有助於促進建構主義的發展，因為他鼓勵了學者投稿建構主義研究的文章。^④他也長期擔任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與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Millennium* 等期刊的編輯、編輯委員或資深顧問，有助於建構主義論文的出版。其次，Kratochwil 的實用主義觀點也是國際關係理論的「實用主義轉向」(pragmatist turn)，^④或是「意想不到的實用主義復興」(unexpected renaissance of pragmatism) 的關鍵力量。^⑤例如 2007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更以 Kratochwil 的實用主義為核心主題進行探討，多位學者提出回應與批評，主要引起關注的是 Colin Wight 以科學實在論批評，Kratochwil 進行回應，^⑥後來 Wight 又進行回應。^⑦這更使 Kratochwil 的實用建構主義受到更大的關注，尤其他意圖以實用主義突破後現代(批判)建構主義與現代建構主義之間的知識論僵局或焦慮。^⑧Iver B. Neumann 就說，Kratochwil 以三種方式奠立其在國際關係學科的地位，第一種方式，出版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一書；第二種方式，出版一系列的期刊論文；第三種方式，成為人所敬仰與諮詢的博學之士 (polyhistor)。尤其在每個國際研究學會，他和以前的學生與各式各樣的仰慕者會組成討論會定期討論議題，他的學生把

註③ Martin Griffiths, Steven C. Roach and M. Scott Solomon,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125.

註④ Stephen White, "The Very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A Pragmatist Tur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Massachusetts, Aug 28, 2002; Ruben Zaiotti, "Pragmaticist Exploration: C. S. Peirce, the Logic of Inquiry and World Politic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ix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Turin, Italy September 12~15, 2007.

註⑤ Wolfgang Wagner, Rainer Baumann, and Gunther Hellmann, "Agent, Structures,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 From Metatheory to Empirical Enquiry,"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42n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Chicago, February 20~24, 2001.

註⑥ Friedrich Kratochwil, "Of False Promises and Good Bets: a Plea for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ory Building (the Tartu Le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1 (2007), pp. 1~15; Colin Wight, "Inside the Epistemological Cave all Bets are Off,"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1 (2007), pp. 40~56.

註⑦ Colin Wight, "A Response to Friedrich Kratochwil: Why Shooting the Messenger does not Make the Bad News Go Aw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3 (2007), pp. 301~315.

註⑧ 莫大華，「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分析」，頁 75~124。

他當成生命的導師，而不僅僅只是指導教授。^④

探討 Onuf 和 Kratochwil 對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貢獻之後，實有必要將兩人回歸到他們在 1989 年出版成名之作時的學術系絡之內，即是國際關係研究與國際法研究從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出現裂痕，其方法論與實質觀點皆有差異。^⑤他們強調社會理論、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連結，突破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現有的理論停滯，發展出創新的理論前景。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而言，Onuf 和 Kratochwil 的學術貢獻似乎是在他們促進了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但他們是以社會理論的觀點看待建構主義，也就是建構主義是一種研究社會關係的方式 (way) 或架構 (framework)。^⑥簡言之，他們都是將國際關係、國際法視為是一種社會關係，也就是一種由行為主體 (agents) 與其結構相互構成的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其間，言語行動及其衍生物 (例如規則、規範、認同、論述等) 就是此社會建構的媒介，建構主義就是研究此社會關係的相互建構過程。在進一步理解他們如何以建構主義的社會理論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前，就需要先行理解兩人法學訓練對其發展建構主義的影響，以及兩人對於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觀點。

伍、Onuf 與 Kratochwil 的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理論差異

國際關係或國際法學者都知道要發生國際關係，國際法的存在是關鍵；兩方學者也都知道國際政治實務是國際法演進與運作的根本，但各方都不願承認需要對方。^⑦彼此相互輕視對方的文獻，都有見樹不見林之風險。^⑧ Oliver Kessler 就指出，Onuf 和 Kratochwil 的建構主義轉向，藉由將國際法帶回國際關係而強化批評國際關係排除國際法的情形。^⑨簡言之，他們兩人的著作主要是藉由建構主義社會理論將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予以連結。誠如 Onuf 所言，Kratochwil 和他利用他們的國際法學理論背景、廣泛採用社會理論的新發展及哲學的語言轉向之優勢，而將國際法學理論上的後 (後現代

註④ Iver B. Neumann, "Preface," in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p. xiii.

註⑤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gether, Apart, Together?"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1 (2000), pp. 93-99.

註⑥ Onuf 原是用研究社會關係的方式稱之，後認為用架構較為合適，因為這樣就可以使觀察者在此架構內提出更多的理論或普遍解釋，以及共同適應各種理論。參閱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p. 58; Nicholas Onuf, "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onald J. Puchala, ed.,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37.

註⑦ Christopher C. Joyner, "International Law Is,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o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0, No. 1 (2006), p. 248.

註⑧ KalRaustiala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International Law, IR, and Compliance,"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544.

註⑨ Oliver Kessler, "So Close So Far Away? International Law in Polit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3, No. 4 (2010), p. 303.

與後實證主義) 運動 (post-movement) 帶進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提出更為有系統的說明。⁵⁵ Onuf 和 Kratochwil 受過國際法學訓練, 對於國際法學理論與秩序, 自當了解, 尤其是國際法律秩序。Onuf 認為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實證法學對於國際無政府的觀點影響了學者的國際法秩序觀點。Onuf 認為國際法律秩序被雙重地忽視了, 因為它的存在是無法在法律及秩序的語言中說明的。政治理論因它不具經驗可靠性而忽視國際秩序的問題, 法學理論則是較不傲慢些。大多數 (政治與法學) 理論者同意國際法的存在, 但卻致力於解釋國際法如何未能通過可靠性的測試。⁵⁶ Kratochwil 認為依賴法律制定社會秩序, 而法律則依賴特定制度的存在, 這些制度以一個最高權力 (a sovereign) 或中央制裁機制 (central sanctioning mechanisms) 而存在, 但國際領域則是大多不是如此, 而是缺乏有約束力的規範、缺乏中央制裁機制、缺乏一個最高權力意志等等。⁵⁷ 因此, 兩人都致力於探索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之間的連結, 以理解國際秩序的意涵。

Onuf 在就讀博士班時, 就自許是一位關注國際政治、國際法與國際制度的政治科學家, 當時美國的政治科學家早已開始喪失對國際法的興趣, 而且國際關係理論集中關注於政治現實主義。⁵⁸ 在他修讀課程中, 就可以發現是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為主, 其學術生涯的研究著作也皆多是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學理論。⁵⁹ 相較而言, 國際關係理論是較為主要, 他之所以成名也是因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之故。但後來他則較為關注國際法學理論研究, 因為冷戰結束激起許多年經國關學者重新發現規範性的國際關係現象, 重塑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而稱他們所做的是建構主義理論。這些學者沾沾自喜的自由主義理論及完全漠視國際法學理論, 激怒了 Onuf。⁶⁰ 在 1993 年, 他就剴切地說出, 美國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課程中, 國際法科目已經消失多年, 但近年有些學者關注國際關係有系統的理論之發展, 而重新關注國際法, 國際法的貢獻是有助於國際關係學科的未來, 尤其是規則與規範的多重功能。⁶¹ Onuf 退休之後, Routledge 出版社陸續將其著名著作重新出版包括, 1989 年的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⁶² 此書使 Onuf 成為重要的國際關係學者, 他藉由規則與統治探究國際法秩序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以及集輯出版其有關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文章及書評為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

註⁵⁵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New York: Routledge-Cavendish, 2008), p. xxi.

註⁵⁶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as an Id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3, No. 2 (1979), p. 244.

註⁵⁷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

註⁵⁸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p. xviii.

註⁵⁹ *Ibid.*, pp. xviii-xxiii.

註⁶⁰ *Ibid.*, p. xxii.

註⁶¹ Nicholas G. Onuf and James Larry Taulbee, "Bringing Law to Bea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urs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6, No. 2 (1993), pp. 249-255.

註⁶²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006 一書，^⑬ Onuf 在序言中，更是清楚地道出他學術生涯的歷程，尤其是他身為理論研究者，初期他認為「我的突然進入理論研究將有助於改善世界。」，但他也說「近年我看到了有關國際法創新的期刊論文與書籍中的一股無止境的潮流，但我沒看見有任何新的理論。反而，我看見無止境地重複回收利用相同的想法，以及看見對新理論傲慢的、自以為重要的且沒有確實根據的主張。」簡言之，國際法學理論沒有洞見 (perspective)。後來，他將國際法學理論與國際關係連結在一起，希望開啓國際法學理論的觀點。他認為國際法學理論不是只是關於各國政府相處之道，而是蘊含許多沒有好答案的永久問題。^⑭當然，他是以建構主義嘗試提供他的答案，也就是國際法實際是一種社會規則，社會規則的形成與運作過程而使國際法存在及影響國際關係的實務，尤其是國家的行爲。

Kratochwil 在修讀博士班時，受到指導教授 Richard Falk 的影響關注秩序的問題 (包括國際秩序、法律秩序及世界秩序)，他以法律推理 (reasoning) 及 David Hume 的傳統主義 (conventionalism) 觀點探索此問題。^⑮ Kratochwil 就認為國際關係學者忽視國際法規定 (prescriptions) 在國際領域的地位，以及國際法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地位，這是因為學者將國際法界定為關於制裁規定的系統 (a system of sanctioning prescriptions)。他認為國際法是一個運用規範的系絡，規範藉由特定的推理而提供決策指南，是要展現國際法律的特質。^⑯它的出版著作也多是關於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理論議題，甚至涉及社會科學哲學的議題。^⑰ 1989 年的著作雖是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書，卻是探討法律理論的書，規則與規範都是維持 (國際) 社會秩序的工具，全書也是以國際法及國際法律秩序為核心。^⑱但 Kratochwil 批評國際關係學科與國際法學科的合作，他從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批判實證主義進行此批評，他認為國際法關注於找出國際規範或國際法義務對國家行爲決策及結果的有效因果 (causal) 關係與機制 (mechanism)，國際關係則是較為關注國際規範對國家行爲決策的組成 (constitutive) 關係，即是界定國家行爲者的認同與利益而影響行爲決策及結果，兩個學科的合作不應該企圖藉由國際關係理論找出上述的因果關係與機制，而是應該以相互主觀的知識論研究國際法在國際政治的角色。^⑲簡言之，他反對以實證法學理解國際法在國際政治的角色，而是要以建構主義予以理解，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是相互建構的知識。在其舊文集輯出版的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一書中，他也批評 Wendt 的知識

註^⑬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註^⑭ Ibid., pp. xi-xii.

註^⑮ Oliver Kessler, Rodney Bruce Hall, Cecelia Lynch, and Nicholas Onuf, "Introduction," in Oliver Kessler et al.,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pp. 3~6.

註^⑯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pp. 83~98. 尤其是 p. 94.

註^⑰ Friedrich Kratochwil, "Friedrich Kratochwil's Published Work, 1971~2010," in Oliver Kessler et al.,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pp. 252~257.

註^⑱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p. 1.

註^⑲ Friedrich Kratochwil, "How Do Norms Matter?" pp. 35~68.

論，以及強調社會理論的重要性。^⑦

對於 Onuf 與 Kratochwil 而言，國際法的政治性與國際政治的法律性皆是一體的兩面。重要的是，要提供什麼理論呈現此一體兩面的關係。誠如 Onuf 所言，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很難單獨地轉向理論。^⑧ Onuf 與 Kratochwil 在 1989 年著作中提供的理論就是建構主義理論，即使當時他們也並未聚焦於探索建構主義的內涵，但卻引起國際關係學者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與內涵的建構主義理論。有必要回歸到兩人 1989 年著作所指的建構主義系絡了，以理解兩人如何藉由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呈現此一體兩面的關係，亦即是以建構主義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

Adriana Sinclair 就以 Onuf 和 Kratochwil 的建構主義作為探討國際法的基礎，比較兩者的規則、規範與國際法觀點之差異。^⑨ Sinclair 認為 Onuf 未將釐清統治 (rule)、規則 (rules) 與國際法之間的關係，遂主張國際法是非中立且政治性的；Kratochwil 則認為規則要求行為者有所為有所不為，但規範不僅如此也建構了社會世界，法律則是藉由務實推理 (practical reasoning) 使用規範達成決策的過程。^⑩ Sinclair 認為兩者非常依賴規則、規範與國際法所處的系絡或社會，其成敗端賴是否符合其既有的系絡；都運用 Habermas 的言語行動理論探索語言、規範與行為之間的關係，創造一個相互主觀的系絡，而能平等地建構共同的規範，但這是假定社會是和諧的，也就無法對於不正義作出補救，只是以形式主義看待法律。^⑪簡言之，兩者的建構主義理論化過程並未以批判的方式思考其法律的意涵，而是假定了既有體制的正當性。這說明了兩人社會理論對其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影響，實有必要從兩人的社會理論、哲學基礎與建構主義理論的差異，探索兩人如何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方式。

陸、Onuf 與 Kratochwil 的社會理論差異

Onuf 與 Kratochwil 的 1989 年這兩本書雖說強調是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書，但也可說是以規則與規範為取向的國際法學理論，他們是以國際法的社會理論方式探討國際關係 (政治)。Onuf 與 Kratochwil 都是意圖以社會理論 (建構主義) 將國際法與國際關係連結在一起，企圖解放國際法脫離原有的法條解釋及案例研究，以及將國際關係理論作為理解世界運作的方式，但兩人的社會理論及其哲學基礎則是有所不同。在

註⑦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Ch. 8. 本章原出版於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Vol. 29, No. 1 (2000), pp. 73-101.

註⑧ Nicholas Onuf,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1 (1994), p. 3

註⑨ Adriana Sincla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Cri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⑩ *Ibid.*, pp. 7-36.

註⑪ *Ibid.*, pp. 170-175.

Onuf 兩本重要的著作中，在其書名副標題就特別強調社會理論立場，^⑥作為讀者理解其書的參考架構。^⑦

Onuf 曾經說過，這兩本書的影響力不及 Wendt 1987 年與 Dessler 1989 年的期刊論文，且將大多數讀者帶進所不熟悉的世界。他自己也對他的書未能有影響力提出兩個理由，一是該書強調規則與統治之間的關係，令自由主義者 (liberalists) 不安；二是該書主張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缺乏明確的主題，威脅到那些認為有明確主題的人。^⑧ Onuf 在書中引述了許多不同學科學者的理論觀點，例如 Kenneth Arrow、A. L. Austin、Max Balck、Michael Foucault、Anthony Giddens、Jurgen Habermas、Immanuel Kant、Ludwig Wittgenstein、Lawrence Kohlberg、Harold Lasswell、Talcott Parsons、Jean Piaget、J. G. A. Pocock、John Roemer、John Scarle 及 Sheldon Wolin，以說明規則與制度所造就的統治結構關係，即是霸權、層級 (hierarchy) 及他治 (heteronomy)。^⑨ Kratochwil 的書則是引述 David Hume、Thomas Hobbs、Immanuel Kant、H. L. A. Hart、Myres McDougal、Ronald Dworkin、Samuel Pufendorf、Hans Kelsen、Hugo Grotius、Emile Durkheim、Thomas Franck、Emmerich Vattel、Sigmund Freud 的觀點，說明規範對於國際關係與國內事務決策的影響，尤其是在推理 (reasoning) 的過程，不同的規範而有不同的推理型式 (務實推理與法律推理)，特別強調言語行動在推理過程的重要性。^⑩ Onuf 曾在 *World of our Making* 序言說，書中的第二、五及六章受惠於 Kratochwil 的討論與重要協助。^⑪ 這說明兩人在此方面的相互影響關係，同為國際法學者轉向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仍不免以法律學的推理訓練處理國際規範、規則的作用。

Onuf 在書中並未以規則探討規範，Kratochwil 則是個別地探討規則與規範。Onuf 就以規則實踐強調其與 Kratochwil 之間的差異，Kratochwil 贊同形式推理、理性論者的理論化過程及實證主義論者的科學觀；他則是贊同範疇 (categories) 與設計 (devise) 模型，再依證據修正這些範疇與模型。^⑫ 他認為規範過於強調內化而較不關注制度化。他認為 Kratochwil 強調規則與經推理過的論證 (reasoned argument) 之間的關係，他強調規則與言語在達成社會目的過程中之間的相似性。他也尋求規則功能特殊範疇與統治型式之間有系統的關係。^⑬

Onuf 在書中詳細提及建構主義的歷史與內涵，他希望藉由建構主義建立跨越國際

註⑥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Nicholas Onuf, *Making Sense, Making Worlds: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註⑦ Nicholas Onuf, *Making Sense, Making Worlds*, pp. xvi~xvii.

註⑧ Nicholas Onuf, "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onald J. Puchala, ed.,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27.

註⑨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註⑩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註⑪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 x.

註⑫ Nicholas Onuf, "Rules in Practice," in Oliver Kessler, Rodney Bruce Hall, Cecelia Lynch, and Nicholas Onuf,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p. 116.

註⑬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New York: Routledge-Cavendish, 2008), p. xxi.

關係各理論的橋樑及提供在實證社會科學之間的研究方式。⁸³雖說 Onuf 後來曾說，他的建構主義主要是受到 Anthony Giddens 和 Jurgen Habermas 的啟發，⁸⁴但 Onuf 也曾說是 Kratochwil 引起他關注 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 的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一書所指的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因為 1968-1969 年 Kratochwil 在華府 Georgetown University 修讀碩士學位時曾修過 Onuf 的課程。⁸⁵Kratochwil 的書則甚至根本沒有建構主義一詞，他是以建構 (construction) 一詞作為其論點，主要是因為他接觸到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一書，但他也只是以一個註釋說明而已。⁸⁶後來，Kratochwil 才說他是以此書以及 Austin 與 Searle 的語言哲學作為其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⁸⁷Kratochwil 認為建構主義是科際整合研究的途徑，尤其是國際法與國際關係 (政治學) 之間的知識論議題上，語言哲學提供了社會理論與法律之間決定性的連結，語言轉向的建構主義是有正面的啟發 (positive heuristics)。⁸⁸Onuf 也說，他接受訓練成為一位政治學家，它運用幾項學科的概念資源，我追隨社會理論的語言轉向，重新思量規則形成與運作的過程，以及評鑑 (當代) 現代性的運行軌道 (the trajectory of modernity)。⁸⁹因此，有必要回歸到兩人當時所理解，以及追蹤兩人後來充實及理解的建構主義社會理論內容，尤其兩人都是將建構主義視為哲學立場，其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更為重要了。

柒、Onuf 和 Kratochwil 的哲學基礎差異

Onuf 自稱他原是一位後期的現代後實證主義論者 (a late modern postpositivist)，但後來受到康德知識論與 Anthony Giddens 社會結構化過程的影響，他開始稱自己是建構主義論者。⁹⁰所謂後期的現代 (late-modern) 是接受啟蒙時期的普遍理性計畫、個體的道德自主性、代議制的政治制度、技術理性化與物質過程，也許是非常有瑕疵的，但仍有重新改造的可能性。⁹¹Onuf 是要藉由探究社會理論的本體背景而將之整合於國際關係的理論化，他首先以 Giddens 的社會理論為基礎，從批評 Giddens 運用 Wittgenstein 的語言分析哲學未能有效地建立或構成社會生活與實務，認為 Giddens 應

註 83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p. 35-61.

註 84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 126.

註 85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pp. xxi-xxii.

註 86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p. 299.

註 87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p. 2.

註 88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vism as an Approach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35.

註 89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p. x.

註 90 Nicholas Onuf,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New York: Routledge-Cavendish, 2008), p. xxi.

註 91 Nicholas Onuf,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4.

該關注規則。^②他遂以 Wittgenstein 的言語行動觀點說明規則在建立或構成社會生活與實務的重要性，以及藉由人類將物質條件與規則條件連結構成人類本身的特定方式，以確定規則的各種範疇而發現規則的社會意涵 (content)。^③

Kratochwil 的社會理論哲學基礎是休姆式 (經驗主義) (Humean) 與實用主義，他特別強調社會理論的實踐轉向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啓示，也就是社會行動的可能性，即是將知識生產的實踐具體落實在社會過程。對國際關係理論而言，實踐是落實在論述，而使特定意義得以顯現。^④ Kratochwil 認為傳統的知識論不是虛無主義者就是吹牛者，希望在傳統知識論失敗之後，仍關注其引發的後設理論議題重要性，以實用主義作為社會分析與理論建構的途徑，會是一項好賭注 (a good bet)。他以康德的「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 與「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真理理論」(theory of truth) 說明其觀點，第一，由於概念不是經由某種反映事物 (mirroring of the objects) 而作用，它們是論述的 (discursive)，而不是辯證的或直覺的；第二，知識也不是只限於因果性地 (causally) 連結現象，而是還有構成性地 (constitutively) 連結；第三，由於經驗事物不是只存在於外在世界，也是我們建構 (constructions) 與利益的結果，概念形成與理論主張是未曾可以化約成只是推論的議題。他總結康德聚焦於客觀知識的必要條件，此客觀性不再奠基於本體論而是作為知識主體的先決 (a priori) 條件之功能。^⑤ 進而提出實用主義作為突破傳統知識論不是虛無主義者就是吹牛者的僵局，其理由有：第一，實用主義不是以事物 (things) 或理性或思想為起點，而是以「行動」(acting) 為起點，避免了某些虛假的開始；第二，實用主義放棄有充分依據的知識是經由外在世界的邏輯展示或是再呈現而形成的觀點，它的起點慎重地採取科學知識的初步特質，也以較為一致的方式說明累積的知識；第三，實用主義承認科學作為一個知識生產 (generation) 的過程，它是由規則所決定的社會實踐；第四，真實已經成為與社會實踐一致的遵循規則之過程意涵，這些規則並不決定後果而是限制與促使我們的活動，並允許我們繼續行動；第五，遵循規則並不是單單造成一個固定樣板的多重複製，而是規則提供我們在新狀況的方向，使我們在做正確主張時能調適變與常；第六，強調語意 (semantics) 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依賴。總之，Kratochwil 主張一致的實用主義研究途徑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知識成長之相互主觀和關鍵本質，這是不能化約成一個具體的科學家團體之既有共識，或是前提含糊且仍未受檢的結果之效用。^⑥

Onuf 和 Kratochwil 引述不同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的理論作為其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這也是探索兩人運用建構主義理論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差異的關鍵，這之間的

註^②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

註^③ *Ibid.*, p. 65.

註^④ Friedrich Kratochwil,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ed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6-60.

註^⑤ Friedrich Kratochwil, "Of False Promises and Good Bets: A Plea for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ory Build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1 (2007), pp. 1-11.

註^⑥ *Ibid.*, pp. 11-13.

差異是研究建構主義學者所忽略的地方，因為學者多是強調兩人的相同或相似之處，而未能關注到此關鍵差異。

捌、Onuf 與 Kratochwil 的建構主義連結差異

Onuf 與 Kratochwil 雖都是建構主義者，但兩人的建構主義觀點也由於上述社會理論及哲學基礎的差異而有相當的差異，包括建構主義的歷史演進與內涵。相當程度上，誠如上述，這是因為兩人所選取的社會理論與其哲學基礎差異所造成。也就是他們用以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方式是有所差異，Onuf 強調規則是依賴言語行動的表述力量而形成不同規則，所有的規則始終不時扮演著構成的功能，進而構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國際社會。Kratochwil 則是強調規則、規範與決策之間的關聯，尤其規範的角色，這是藉由言語行動的言詞 (utterance) 不同作用而提供決策的指引或規則，各規範有其不同型態的推理，務實推理使國際關係與國際法連結。

Onuf 並未明指建構主義的起源，但他說此詞是與蘇聯的藝術活動有關，但他是以哲學的建構主義作為其建構主義的傳承。⁹⁷ Onuf 就說，建構主義是研究任何類別社會關係的方法，適用於各種的社會研究 (social inquiry)。它假設人類是社會動物，人類是因為其社會關係而成為人類，社會關係造就或構成了人類成為人類。人們運用相互的行動與言語從大自然所提供的資源中，造就了今日的世界。它始於人類的行為 (deeds)，做出行為，採取行動，說出言語，這 (言語行動) 就是事實，不同類型的言語行動 (斷言、指示與承諾) 造就不同的規則。人們與社會是相互建構或構成，即是人們造就了社會，社會造就了人們，人們在一個其所不知道的世界建構其世界。⁹⁸ 在人們與社會之間，社會規則連結了兩者，規則造就了人們 (行為主體)，人們造就了規則；規則構成制度，制度構成社會，規則產生統治 (行為主體與社會)。社會規則就是告訴人們為所應為的陳述，人們對規則的處置就是實踐，即使人們不知道規則但也可透過觀察實踐而猜測規則。規則協助人們理解社會與做出選擇，並以理性的行為主體理性地達成各自的目標，也就是規則協助人們從行為主體的觀點界定內外情勢，包括不同行為主體的規則實踐。這些規則實踐進而成為設定行為主體意圖的穩定模式而成為制度，制度使人們成為行為主體，以及構成一個行為主體理性行動的環境。因為不同行為主體認定的理性差異，隨著不同行為主體所做出的選擇而產生非意圖的結果。這些規則、制度與非意圖的結果，賦予社會一個結構，即是社會結構或社會安排。⁹⁹

簡言之，就國際社會而言，這社會結構與安排就是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實踐，即是國際法律建制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但隨著國際行為主體選擇遵守或不遵守

註 97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p. 36–37. 此藝術活動是 1910 年代由 Vladimir Tatlin 等畫家及建築家所引領的風潮，有關此風潮的發展，參閱 George Rickey, *Constructivism: Origins and Evolution* (New York: G. Braziller, 1965)。

註 98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p. 36–38.

註 99 Ibid.;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pp. 58–63.

國際社會規則所建立的此建制，而產生國際法律的變遷。^㉑ Onuf 巧妙地藉由規則取向的建構主義連結了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使其建構主義理論皆能運用在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理論。他認為行為主體（主要是國家）之間的社會（建構）關係連結了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理論的實踐，這就是作為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所扮演的作用。因為他希望國際關係不是學科而是向社會理論開放超越學科的「力場」（force field），由於建構主義是加入社會理論許多元素及涵蓋各種社會關係的廣泛分析架構，能勝任此工作。^㉒

Kratochwil 指出建構主義是源自控制學、現代系統論及生態學等自然科學，而被社會學者 Niklas Luhmann 引進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再藉由社會學的符號互動論及社會真實（reality）建構論與語言分析哲學的影響，其核心的兩項承諾是行為主體性在社會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人類世界是人為的世界，行為者對其行動的意涵是重要的，行為者本身藉由其行動而建構此人類世界，人類世界是行為者行動實踐的結果。因為語言強化人類的溝通能力，使人類免除時空限制而能相互學習。而且人類具有理性言說的能力，能對政治有共同觀點。人類行動是由規則所管轄的，是行動語言（action words），藉由人類理性推理過程共同管制與構成社會實踐或決策。人類社會的相互承諾，其效度在於人類規範所建立的制度，國際領域與國內領域的行為者都必須訴諸於規範。在訴諸的過程中，務實推理既處理人類行動的議題，也探索論述的形式特質，藉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手段與目的之關連。^㉓因為 Kratochwil 是以 Austin 的言語行動理論所主張言詞的說話（locutionary）、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及以言取效（perlocution）等觀點，藉由規範提供的指引或規則而能做出決策，各規範有其不同型態的推理而有不同的決策指引或規則，（國際）建制是屬於務實推理的型態所提供的規則，務實的規則較具慣例或約定俗成的（prescriptive）力量。^㉔他就以務實的規範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藉以修正國際法規慣例（international legal prescriptions）（包括法律、規則與規範）的實務，因為可以將國際法律秩序視為是一種特殊的溝通行動系統，也就強調務實推理的論述。^㉕簡言之，Kratochwil 強調實踐的作用，尤其是在既有的國際法律秩序內的務實推理。

從兩人的觀點觀之，同是接受嚴謹的法學訓練與進行多年的法學研究，Onuf 和 Kratochwil 都主張言語行動與推理的重要性，也都強調藉由建構主義以規則或規範連

註^㉑ Nicholas Onuf,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15-19.

註^㉒ 「力場」是物理力學的概念，用以描述各種力量（例如電力、磁力、分子力、量子力等等）在空間的分布。Onuf 引此概念說明國際關係不是學科，而是各種學科的理论皆能發生作用的「力場」。
Nicholas Onuf,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vism,"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39.

註^㉓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v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A Plurali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4-86;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vism as an Approach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7.

註^㉔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Chs. 3-4.

註^㉕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pp. 90-91.

結國際關係及國際法，並且重視言語行動的作用，但 Kratochwil 更為重視溝通行動在此連結過程中的重要性，這或許是因為他認為建構主義是由 Luhmann 引進社會科學領域，Luhmann 的「現代系統理論」(modern systems theory) 是強調溝通行動系統，^⑥連帶 Kratochwil 也重視此觀點。事實上，Onuf 在其 1989 年的書中就指出 Kratochwil 以「論述」為基礎的後實證理論探討規則的合法性 (legality)，即是藉由修辭 (rhetoric) 推理或務實推理及說服式地使用法律，當我們說法律有用時，這說服也就有用。但他認為這是錯誤且沒有必要，應該有系統的處理規則及其性質才能克服實證法學的限制。^⑦另外在評論 Kratochwil 的「實踐」(practice) 觀點時，特別強調兩人的差異，Kratochwil 喜歡形式推論、理性論者的理論化及實證科學，他則是偏好確定範疇及設計模型 (包括分類)，並以證據重新界定。^⑧簡言之，Kratochwil 是務實地論述推理進行此連結，而 Onuf 則是偏好抽象演繹地進行連結。

玖、Onuf 和 Kratochwil 與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連結

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之間的連結關係，是國際關係學界與國際法學界正在重視與發展的重要議題，而且令人驚訝的是，Onuf 和 Kratochwil 在這方面的努力並未受到國際法學者的關注，而是由 Kenneth Abbott 在 1989 年推動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以聯合學科 (a joint discipline) 方式出現，藉以在兩者之間的隔閡建橋。^⑨最後在若干國際法學者 (如 Abbott 和 Anne-Marie Slaughter) 與國際關係學者 (如 Robert O. Keohane, Stephen Krasner, Duncan Snidal 和 Oran R. Young) 合作之下，主要是以自由制度主義為切入口，環繞著典則 (regimes) 理論而發展，以及國際關係法律化與國際法政治化的方式發展，也有學者綜合各種國際關係理論，嘗試建立一個整合的學科—國際法/國際關係 (IL/IR, IR/IL, IR-IL, IL-IR)，至今仍在努力之中。^⑩

雖說 Onuf 和 Kratochwil 以社會理論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但他們並未加入此建橋計畫，甚至 Kratochwil 還批評此合作計畫，他認為國際法在尋求國際規範或國際法義務對國家行為決策及結果的有效因果 (causal) 關係與機制 (mechanism)，國際關係則是尋求國際規範對國家行為決策的組成 (constitutive) 關係，亦即是界定國家行為

註⑥ 參閱 Mathias Albert and Lene Hilkermeier, eds.,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註⑦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p. 76-78.

註⑧ Nicholas Onuf, *Making Sense, Making Worlds*, pp. 131-132.

註⑨ Kenneth W. Abbott,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 Lawyer,"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2 (1989), p. 335.

註⑩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之間的建橋計畫：一座遙不可及的橋樑嗎？」，收錄於陳純一主編，第三屆兩岸國際法學論壇學術研討會實錄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際法學研究中心，2013年)，頁 452-468。

者的認同與利益而影響行為決策及結果，兩個學科的合作不應該企圖藉由國際關係理論找出上述的因果關係與機制，而是應該以相互主觀的知識論研究國際法在國際政治的角色。⑩這是有點矛盾的，所謂的「相互主觀的知識論」也是多數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觀點，也是抽象的哲學觀點。MiljaKurki 和 Adriana Sinclair 就批評 Kratochwil 語言修辭的國際法推理觀點，以抽象的方式理論化國際法而沒有將法律視為是特定歷史社會結構的產物或再造者。⑪JuttaBrunnee 和 Stephen J. Toope 也批評 Onuf 和 Kratochwil 受限於隱含地採用分析實證主義 (analytical positivism) 的架構，而未能理解法律的全面影響力。⑫Adriana Sinclair 甚至批評 Onuf 和 Kratochwil 國際法 (規範) 觀點，批判國際關係學者缺乏接觸法律而以常識的法律觀忽視國際法的法理學與方法論，而造成錯誤的國際關係法律化理論。⑬對這兩位受過國際法學訓練及出版眾多國際法學著作的學者而言，這是非常嚴重的批評。其實，這是混淆了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Onuf 和 Kratochwil 是以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觀點作為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Kratochwil 就曾指出建構主義是國際政治與國際法之間科際研究的途徑，它包含有關人類行動或實踐的本體論假定及方法論假定，⑭社會學 (或社會理論) 可以提供學科之間交流更有傳導性的平台。⑮Onuf 也認為建構主義是納入許多社會理論元素及涵蓋各式各樣社會關係的廣泛架構，藉以使國際關係本身超越學科而是沒有學科疆界的「力場」。⑯

由此可知，Onuf 和 Kratochwil 是以作為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反對以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即便如此，國際法/國際關係學者在採取國際關係理論綜合或以建構主義為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時，仍將兩人視為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學者，藉由兩人的規範及規則觀點，說明國際法的政治性或國際法律化的觀點。⑰例如 Christian Reus-Smit 認為由國際法/國際關係學科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法律化，沒有注意到國際法豐富的政治觀點，即是政治制約國際

註⑩ Friedrich Kratochwil, "How Do Norms Matter?" in Michael Byers, ed., *The Role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5-68.

註⑪ MiljaKurki and Adriana Sinclair, "Hidden in Plain Sight: Constructivist Treatment of Social Context and Its Limit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7, No. 1 (2010), pp. 14-16.

註⑫ JuttaBrunnee and Stephen J. Toope,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Jeffrey L. Dunoff and Mark A. Pollack ed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5-126.

註⑬ Adriana Sincla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Cri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36.

註⑭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vism as an Approach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35.

註⑮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4, No. 3 (2010), pp. 311-315.

註⑯ Nicholas G. Onuf,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vism,"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39.

註⑰ Christian Reus-Smit,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ristian Reus-Smit,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4-44.

法的過程，以及國際法結構政治的過程。^⑩他引 Kratochwil 的觀點說明規則與規範的法律特質，^⑪提出法律化的多邊型式 (multilateral form)，強調法律化的非正式過程，國家多邊談判、執行與適用的程序正義。^⑫Martha Finnemore 和 Stephen J. Toope 批評國際法過於強調正式的法律與制度，限縮了法律意涵及阻礙了經驗研究，這是法律的官僚化 (legal bureaucratization)，應以建構主義廣義的法律意涵處理法律化所忽略的正當性與非正式法律及制度。^⑬David Armstrong、Theo Farrell 和 Helene Lambert 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綜合能理解國際法在世界政治的性質與功能，有助於國際法的經驗性研究主題。^⑭

由此可知，Onuf 和 Kratochwil 對於國際關係學者與國際法學者尋求建立溝通橋樑計畫的影響，只是學者多混淆了兩人是以社會理論的觀點而非國際關係理論定位建構主義。對這些學者而言，無論何種定位的建構主義都使得建立國際法/國際關係聯合學科的可能性增強了。

拾、結 論

綜合上述，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在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理論觀點引導之下，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主流理論之一。Onuf 和 Kratochwil 兩人的觀點相近而與 Wendt 相異，但皆是從社會理論的觀點發展建構主義觀點。前兩人在促進建構主義理論發展更有重大的貢獻，兩人同為國際法學者轉向國際關係理論，意圖以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連結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但兩人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理論、社會理論、哲學基礎及建構主義連結等面向的差異，呈現出建構主義理論的肇始狀態。

多數國際關係學者多將建構主義理論能成為國際關係重要理論要歸功於 Wendt，而忽略 Onuf 和 Kratochwil 的貢獻，甚至也忽略兩人在國際法理論的貢獻。遑論了解兩人的建構主義不僅影響了國際關係理論，也影響了國際法理論。為何會這樣呢？是兩人的著作寫作文筆艱深難懂？還是讀者對於兩人的社會理論哲學基礎未有涉獵呢？或是此基礎艱澀難懂？或是不及 Wendt 的新穎呢？或是不易運用於實務呢？誠如上述 Onuf 和 Kratochwil 的建構主義理論是在連結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Wendt 則只是著重在批判 Kenneth Waltz 的國際 (物質) 系統現實主義而發展其國際 (理念) 系統建構

註^⑩ Christian Reus-Smit,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 Reus-Smit,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10~11.

註^⑪ Christian Reus-Smit,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ristian Reus-Smit,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40~41.

註^⑫ Ibid., pp. 38~43.

註^⑬ Martha Finnemore and Stephen J. Toope, "Alternatives to 'Legalization': Richer Views of Law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2001), pp. 743~758.

註^⑭ David Armstrong, Theo Farrell, and Helene Lambert,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9~113.

主義理論。Onuf 雖曾授課於 Kratochwil，但年紀僅長三歲，兩人著作皆曾相互就教，並且分別在重要國際關係及國際法期刊擔任編輯或編輯委員。誠如上述所示，Onuf 和 Kratochwil 皆是受過國際關係與國際法訓練，其學術生涯也以這兩個研究領域的理論化為志業。然而，兩人對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觀點相同較多，包括國際法在國際關係的角色與功能、國際秩序與國際法律秩序的關係、國家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行為主體性、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變遷等等，尤其兩人尋求發展新理論（建構主義），以突破既有的國際法學理論限制，進而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

Onuf 和 Kratochwil 選擇不同的社會理論與哲學基礎支撐其建構主義理論，但由於兩人的選擇不同就顯示出兩人對於建構主義的理解也就有所差異，尤其是在知識論上的差異了。Onuf 以後現代主義為其建立建構主義理論的前沿理論，Kratochwil 以實用主義為其建立建構主義理論的前沿理論，兩人都有引述結構化理論與語言分析哲學及溝通理論，但有不同的解讀，例如 Kratochwil 強調溝通系統。不僅如此，兩人以建構主義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方式也就有所差異，此連結方式即是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間的相互構成關係及其構成過程，甚至是與國際社會的相互構成關係及其過程。即使他們並未參與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之間的建橋計畫，他們的國際法觀點也受到學者批評，但他們以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連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以及發展出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也影響了此建橋計畫。不容諱言，隨著兩人退休之後，他們的國際法學著作也將重新出現成為學者探索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文本，特別是建構主義理論的國際實踐問題，這是 Wendt 建構主義理論所缺乏的議題，Onuf 和 Kratochwil 兩人的建構主義理論應該值得國內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更多的關注，而能使建構主義研究脫離過多的後設理論議題。

* * *

(收件：103年1月16日，接受：103年5月8日)

The Linkages of Social Theo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icholas Onu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Tahua M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o explore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of constructivism, we should trace back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s of Nicholas Onu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Due to their trainings of International Law (I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y have focused on linking IR and IL with constructivism as a social theory. Constructivism originated from this linkage and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y or approach in IR.

This article comparatively explores the way of linking IR and IL with social theory (constructivism) in Onuf's and Kratochwil's work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IR and IL. First, we present Onuf's three speeches when he visited Taiwan in 2012 that portray his academic vocation. Second, we analyz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mongst Onuf, Kratochwil and Wendt to show a similarity between Onuf and Kratochwil, and dissimilarity from Wendt. Third, we discuss their contributions in advancing constructivism and explain reasons for constructivism being a major theory in IR and IL. Fourth, we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nuf and Kratochwil in IL and IR and show that their theoriz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has been achieved by assumptions of legitimacy of the establishments and not through critical thin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s. Fifth, we compare their differences in constructivism as a social theo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perspectives. Sixth, we compare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and explore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linking IL and IR. Seventh, we compare their total linkages for integral understanding. Finally, we present critiques from IL and IR and discuss their influences on IL and IR.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Law, Social Theory, Metatheory

參考文獻

- 袁易，「社會建構論：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建構主義世界」，收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1年），頁359~385。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5期（2002年5月），頁111~148。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判」，*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2010年3月），頁29~58。
- 莫大華，*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分析*，*政治科學論叢*，第49期（2011年9月），頁75~124。
-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之間的建橋計畫：一座遙不可及的橋樑嗎？」，收錄於陳純一主編，*第三屆兩岸國際法學論壇學術研討會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際法學研究中心，2013年），頁452~468。
- Abbott, Kenneth W.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 Lawyer,"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2 (1989), pp. 335~411.
- Armstrong, David, Theo Farrell, and Helene Lambert,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9~113.
- Albert, Mathias, and Lene Hilkermeier, eds.,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Brunnée, Jutta, and Stephen J. Toope, ed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Debrix, Francois, ed.,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Fritz: A farewell event for Friedrich Kratochwil," <<http://www.eui.eu/Documents/DepartmentsCentres/SPS/ResearchAndTeaching/Workshops/FriedrichKratochwilFarewellMarch2011.pdf>>. 檢索日期：2012年10月5日。
- Fierke, Karin M.,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 Finnemore, Martha and Stephen J. Toope, "Alternatives to 'Legalization': Richer Views of Law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2001), pp. 743~758.
- Green, Daniel M., ed., *Constructiv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 Griffiths, Martin, Steven C. Roach, and M. Scott Solomon,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Joyner, Christopher C., "International Law Is,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oes?"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0, No. 1 (2006), pp. 248~258.
- Kessler, Oliver, "So Close So Far Away? International Law in Polit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3, No. 4 (2010), pp. 303~304.
- Kessler, Oliver, Rodney Bruce Hall, Cecelia Lynch, and Nicholas Onuf, "Introduction," in Oliveral Kessler et al.,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19.
- Kessler, Oliver, Rodney Bruce Hall, Cecelia Lynch, and Nicholas Onuf,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Khan, M. A. Mugtedar, *Jihad for Jerusalem: Identity and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 Koltz, Audie,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 Krasner, Steph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gether, Apart, Together?"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1 (2000), pp. 93~99.
- Kratochwil, Friedrich,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ratochwil, Friedrich,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Vol. 29, No. 1 (2000), pp. 73~101.
- Kratochwil, Friedrich, "Constructivism as an Approach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pp. 13~35.
- Kratochwil, Friedrich, "How Do Norms Matter?," in Michael Byers, ed., *The Role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5~68.
- Kratochwil, Friedrich, "Of False Promises and Good Bets: A Plea for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ory Build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1 (2007), pp. 1~15.
- Kratochwil, Friedrich, "Constructiv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A Plurali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0~98.
- Kratochwil, Friedrich,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4, No. 3 (2010), pp. 311~315.
- Kratochwil, Friedrich, "Friedrich Kratochwil's Published Work, 1971~2010," in Oliveral Kessler et al.,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10), pp. 252~257.
- Kratochwil, Friedrich,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Inquiries into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Kratochwil, Friedrich,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ed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6~60.
- Kratochwil, Friedrich, *The Status of Law In World Society: Meditations on the Role an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Kubalkova, Vendulk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 Kubalkova, Vendulk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 Kurki, Milja and Adriana Sinclair, "Hidden in Plain Sight: Constructivist Treatment of Social Context and Its Limit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7, No. 1 (2010), pp. 1~25.
- Monshipouri, Mahmood, Neil Englehart, Andrew J. Nathan, and Kavita Philip, eds., *Constructing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 Neumann, Iver B., "Preface," in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Puzzles of Politics: Inquiries into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xiii~xiv.
- Onuf, Nicholas,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as an Id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3, No. 2 (1979), pp. 244~266.
- Onuf, Nicholas G., and James Larry Taulbee, "Bringing Law to Bea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urs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6, No. 2 (1993), pp. 249~255.
- Onuf, Nicholas, "The Co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1 (1994), pp. 1~19.
- Onuf, Nicholas, "A Constructivist Manifesto," 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A. Denemark,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7), pp. 7~17.
- Onuf, Nicholas,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pp. 58~78.
- Onuf, Nicholas,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vism,"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36~254.
- Onuf, Nicholas, "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onald J. Puchala, ed.,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ssessing an Academic Fiel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2), pp. 119~141.
- Onuf, Nicholas, "Parsing Personal Identity: Self, Other, Agent," in Francois Debrix, ed.,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6~49.
- Onuf, Nicholas,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Essays and Engagements, 1966~2006* (New York: Routledge-Cavendish, 2008).
- Onuf, Nicholas, "Rules in Practice," in Oliver Kessler, Rodney Bruce Hall, Cecelia Lynch, and Nicholas Onuf,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15~126.
- Onuf, Nicholas, "IR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Genealogy of a Rocky Relationship," speech draft delivered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November 3, 2010.
- Onuf, Nicholas, "Constructivisms in Action," speech draft delivered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November 4, 2010.
- Onuf, Nichol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Vocation: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in the Field," speech draft delivered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November 4, 2010.
- Onuf, Nicholas, *Making Sense, Making World: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Onuf, Nicholas,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Pettman, Ralph,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or, 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0).
- Raustiala, Kal,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International Law, IR, and Compliance,"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538~558.
- Reus-Smit, Christian,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 Reus-Smit,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11.
- Reus-Smit, Christian,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ristian Reus-Smit,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14~44.
- Rickey, George, *Constructivism: Origins and Evolution* (New York: G. Braziller, 1965).
- Sinclair, Adria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Cri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mith, Steve,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3 (2000), pp.

374~402.

- Smith, Ste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2), pp. 67~86.
- Wagner, Wolfgang, Rainer Baumann, and Gunther Hellmann, “Agent, Structures,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 From Metatheory to Empirical Enquiry,”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42n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Chicago, February 20~24, 2001.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hite, Stephen, “The Very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A Pragmatist Tur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Massachusetts, August 28, 2002.
- Wight, Colin, “Inside the Epistemological Cave all Bets are Off,”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1 (2007), pp. 40~56.
- Wight, Colin, “A Response to Friedrich Kratochwil: Why Shooting the Messenger does not Make the Bad News Go Aw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3 (2007), pp. 301~315.
- Wind, Marlene, “Nicholas G. Onuf: the Rules of Anarchy,”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æ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254~282.
- Zaiotti, Ruben, “Pragmaticist Exploration: C. S. Peirce, the Logic of Inquiry and World Politic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ix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Turin, Italy, September 12~15, 2007.
- Zehfuss, Maja,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Onuf, and Kratochwil,”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54~75.
- Zehfuss, Maja,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